

第一卷

张爱玲全集

ZHANGAILINGQUANJI

海南出版社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

# 张爱玲全集

（第一卷 散文卷）

陆苇华编

海南出版社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琼)新登字 03 号

封面设计:刘大伟

责任编辑:张新奇

# 张爱玲全集

(散文卷 第一册)

王伟华/编

张爱玲全集

王伟华/编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海南出版社  
海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省花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57.50印张 150万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套

---

ISBN7-80590-792-7/I·87 定价(套):69.80元  
本卷定价:16.80元

---

# 目次

## 第一辑 女人情感心态记趣

有女同车.....	3
爱.....	5
炎樱语录.....	6
谈女人.....	9
更衣记.....	18
走！走到楼上去！.....	26
散戏.....	29
心愿.....	32
牧羊者素描.....	34
道路以目.....	37
华丽缘.....	43
必也正名乎.....	53
我看苏青.....	58
表姨细姨及其他.....	72
“卷首玉照”及其他.....	77
气短情长及其他.....	82
双声.....	87

## 第二辑 人生记趣

私语 .....	99
童言无忌 .....	111
烬余录 .....	120
迟暮 .....	131
秋雨 .....	133
天才梦 .....	135
到底是上海人 .....	138
造人 .....	140
打人 .....	142
说胡萝卜 .....	144
雨伞下 .....	145
姑姑语录 .....	146
吉利 .....	150
夜营的喇叭 .....	151
公寓生活记趣 .....	152
“嘎？” .....	158
草炉饼 .....	163
谈吃与画饼充饥 .....	166
中国人的宗教 .....	182

## 第三辑 谈艺记趣

谈跳舞 .....	201
谈音乐 .....	214
谈画 .....	227
忘不了的画 .....	232

论卡通画之前途·····	239
借银灯·····	242
银官就学记·····	246
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250
<b>第四辑 读书著书记趣</b>	
诗与胡说·····	259
写什么·····	264
论写作·····	266
存稿·····	272
自己的文章·····	279
中国的日夜·····	285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291
《太太万岁》题记·····	293
《传奇》再版序·····	297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	300
《张看》自序·····	301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	305
《鹿苑长春》译后·····	308
《惘然记》序·····	310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	313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317
书评四篇·····	334
丈人的心·····	337
秘密·····	338
信·····	339

笑纹·····	341
忆胡适之·····	343
羊毛出山羊身上——谈《色·戒》·····	355
关于《笑声泪痕》·····	361
《续集》自序·····	364
谈看书·····	367
谈看书后记·····	404

## 第一辑

# 女人情感心态记趣

此書之內容，係由... 關於... 之研究...

### 關於... 之研究

此書之內容，係由... 關於... 之研究... 之研究... 之研究...

## 有女同车

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

电车这一头坐着两个洋装女子，大约是杂种人罢，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员。说话的这一个偏于胖，腰间束着三寸宽的黑漆皮带，皮带下面有圆圆的肚子。细眉毛，肿眼泡，因为脸庞的上半部比较突出，上下截然分为两部。她道：“……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没同他说话。他说：‘哈啰’，我也说‘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抬眉毛，连带地把整个的上半截脸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气是倔强的。是我有理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

电车那一头也有个女人说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恋人而是儿子，因为这是个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太太，梳个乌油油的髻，戴着时行的独粒头喷漆红耳环。听她说话的许是她的内侄。她说一句，他点一点头，表示领会，她也点一点头，表示语气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头，伊弗拨我翻。难我讲我铜钿弗拨伊用哉！格日子拉电车浪，我教伊买票，伊哪哼话？……‘你拨我十块洋钿，我就搭依买！’坏哦？……”这里的“伊”，仿佛是个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听

下去，原来是儿子。儿子终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亲：“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来，‘跪呀，跪呀！’伊定规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个末讲：‘定规要依跪。跪呀！跪呀！’难后来伊强弗过咧：‘好格，好格，我跪！’我说：‘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来旁边人讲：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勿要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一九四四年四月)

## 李同文序

……

## 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着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青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一九四四年四月）

## 炎樱语录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

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在于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

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口下...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一九四四年九月)

## 谈女人

西方人称阴险刻薄的女人为“猫”。新近看到一本专门骂女人的英文小册子叫《猫》，内容并非是完全未经人道的，但是与女人有关的隽语散见各处，搜集起来颇不容易，不像这里集其大成。摘译一部份，读者看过之后想必总有几句话，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觉得痛快，也有自命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论”，或是说“过激了一点”，或是说“对是对的，只适用于少数的女人，不过无论如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总之，我从来没见过在这题目上无话可说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外此例。我们先看了原文再讨论罢。

《猫》的作者无名氏在序文里预先郑重声明：“这里的话，并非说的是你，亲爱的读者——假使你是个男子，也并非说的是你的妻子，姊妹，女儿，祖母或岳母。”

他再三辩白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吃了女人的亏藉以出气，但是他后来又承认是有点出气的作用，因为：“一个刚和太太吵嘴的男子，上床之前读这本书，可以得到安慰。”

他道：“女人物质方面的构造实在太合理化了，精神方面未免稍差，那也是意想中的事，不能苛求。”

一个男子真正动了感情的时候，他的爱较女人的爱伟大得多，可是从另一方面观看，女人恨起一个人来，倒比男人持久得多。

女人与狗唯一的分别就是：狗不像女人一般地被宠坏了，它们不戴珠宝，而且——谢天谢地！——它们不会说话！

算到头来，每一个男子的钱总是花在某一个女人身上。

男人可以跟最下等的酒吧间女侍调情而不失身份——上流女人向邮差遥遥掷一个飞吻都不行！我们由此推断：男人不比女人。弯腰弯得再低些也不打紧，因为他不难重新直起腰来。

一般的说来，女性的生活不像男性的生活那么需要多种的兴奋剂，所以如果一个男子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原谅。

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男子喜欢爱女人，但是有时候他也喜欢她爱他。

如果你答应帮一个女人的忙，随便什么事她都肯替你做，但是如果你已经帮了她一个忙了，她就不忙着帮你的忙了。所以你应当时时刻刻答应帮不同的女人的忙，那么你多少能够得到一点酬报，一点好处——因为女人的报恩只有一种：预先的报恩。

由男子看来，也许女人的衣服是美妙悦目的——但是由另一个女人看来，它不过是“一先令三辨士一码”的货色，所以就谈不上美。

时间即是金钱，所以女人多花时间在镜子前面，就得多花钱在时装店里。

如果你不调戏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男子夸耀他的胜利——女人夸耀她的退避。可是敌方之所以进攻，往往全是她自己招惹出来的。

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

唯独男子有开口求婚的权利——只要这制度一天存在，婚姻就一天不能够成为公平交易；女人动不动便抬出来说当初她“允许